

如果当时

不放手

RUGUODANGSHI
BUFANGSHOU

梦二生·著

红鸾星动，桃花运开
一朵为佳，两朵为妙
三朵以上无可救药……

华文出版社



浪漫异想系作家
梦二生
首部爱情轻喜剧
华彩上市！

极品腹黑男
扮猪吃老虎
万年悲情男二号
成功夺位
抱得美人归

以身相许的青梅竹马
落跑的新郎
还有轻佻浪漫的
咖啡店老板
她的桃花究竟有几朵？



如果当时 不放手

Ruguo dangshi bufangshou
梦三生◎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果当时不放手 /梦三生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75-2891-6

I. 如… II. 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0143号

如果当时不放手

著 者: 梦三生

责任编辑: 彭 雪

特约编辑: 央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

投稿信箱: hwcbs@126.com

电 话: 010-58336259 010-5833623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0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2891-6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O1 王子归来

Ruguo
dangshi
bufangshou
co

“呀，是钢琴王子尹宣！”

“尹宣好帅呀，真的好像王子一样！”

尹宣！尹宣！又是尹宣！

脚下八寸高的鞋跟“啪”的一声断了，巫方园拐了一下，扭头瞪向声音的来源，原来是几个穿着校服的女生站在公交站台上对着一张宣传海报发花痴。

深蓝的背景，纯白的衬衣，修长的双手在黑白两色的琴键上飞扬，带出一串形态优美的音符，海报上那个微笑着的男子看起来温和如天使一般。

呵呵，天使？！王子？！

提起长长的裙摆，巫方园重重地踩着断了一只鞋跟的高跟鞋，一跛一跛地走到海报前，咬牙切齿面目狰狞地将海报撕下，狠狠揉成一团，掷在地上，一顿猛踩。

“浑蛋！浑蛋！超级大浑蛋！”一面狂踩，她口中一面念念有词。

倾盆大雨说来就来。

巫方园放弃继续蹂躏那张可怜的海报，提起沉重的裙摆走上公交站台避雨。不一会儿，公交站台上便挤满了避雨的人，巫方园感觉自己成了动物园里被参观的大猩猩，也难怪，她穿着婚纱呢。

穿着婚纱不奇怪，可是穿着婚纱站在公交站台上，就显得有点怪异了。

公交车到了，“哗”地溅起一排污水，站在最前面的巫方园不幸中彩。污水溅上那身价值不菲的白色婚纱，脏兮兮的活像一只斑点狗，说不出的狼狈和滑稽。

站台上的人开始争先恐后地往车上挤，不一会儿，便只剩她一个人了。

“上不上？”检票员站在车门口，扯着嗓子喊。

巫方园摇了摇头。

“下一班车还要等好久！”检票员隔着雨帘子大声道。

“不上就是不上！”

“神经病，吼什么……”检票员低骂一句。

公交车开走了，顺便又溅了她一身污水。

“啊！”巫方园气得跳脚，尖叫着睁开眼睛，看到头顶一排水晶吊灯。

水晶吊灯？

原来是噩梦啊……

巫方园吁了一口气，拍拍胸，翻个身抱着被子，将脸埋进柔软的枕头里，还好是梦，还好只是梦而已……

“喵……”一只肥肥的猫咪跳上床，毛茸茸的尾巴扫着她的脚心。

“COLOR，别闹……”巫方园觉得痒痒，笑了起来，坐起身伸手将捣蛋的猫咪捞进怀里。COLOR不满地“咕唧”了一声，巫方园戳了戳它的耳朵，回头看墙上的挂钟。

啊啊啊！竟然已经十点了！怎么会这样啊，闹钟呢？！巫方园跳了起来，寻找罢工的闹钟。

床上，桌上，地上，不下十个闹钟，有的被拆了电池，有的被摔得七零八落，真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来不及收拾，她慌慌忙忙地跳下床，穿着睡衣赤着脚冲进卫生间洗漱。含着漱口水，望着镜子里满嘴泡沫、头发乱得像鸟窝一样的女人，她忽然停了下来。半晌，她开始慢吞吞地洗脸，慢吞吞地梳头，反正已经迟到了……干脆请假吧。

这么一想，反而安心了，到厨房拿了猫粮喂COLOR，自己叼了一片面包，倒了牛奶，慢吞吞地吃早餐。

电话冷不丁“铃铃”地响起来，巫方园弯腰摸了摸正大快朵颐的COLOR，站起身去接电话。

“园子！”刚拿起电话，便听到一阵河东狮吼。

“晓雅，什么事？”巫方园将话筒拿得离耳朵远了一些，皱眉道。

“我打你手机关机，你居然真的还在家里？”张晓雅对着话筒大吼。

“是啊是啊，又睡过头了……”扒了扒乱糟糟的头发，巫方园有些无奈地道。

“又？！你这个月已经是第七次睡过头了！你们老板为什么不开除你呀？！”

“唔……”

“算了算了，你干脆请假吧。”电话那头顿了顿，又吼道，“你不要告诉我你还没有起床！”

“我起床了……刚刚。”巫方园有点扼腕，她居然被一个宅女鄙视了。

“你这不思进取的女人，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也睡懒觉！”张晓雅恨铁不成钢。

“什么日子？”巫方园傻傻地回问。

“你自己看日历啦！”张晓雅像只喷火的母狮子。

巫方园疑惑地回头，看了看日历。一看日历，巫方园囧了，二月十四日！竟然是二月十四日！难怪会做那个倒霉的噩梦啊。

“明白没有？！今天是情人节，情人节啊！请假也好，你快给我洗干净了出来，我和苏小小约好了，在聚香南路的海洋茶座等你，给你二十分钟！”

电话挂断了。

唔？原来二月十四日是情人节啊，她刚刚第一个念头居然是她的失婚纪念日。三年前的二月十四日，有一个叫作尹宣的男人把她一个人丢弃在教堂的婚礼上，从此人间蒸发。

他曾经抱着她，那样温柔地在她耳边说，要在情人节结婚。因为那样的话，以后每一个情人节都会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然而命运跟她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情人节成了她的失婚纪念日。

因为她的新郎……逃婚了。

……而且一去不回，生死不明。

巫方园呆呆地听着话筒里“嘟嘟嘟”的声音，抚额长叹，二十分钟啊……

“喵……”COLOR吃完了猫粮，绕到她的脚边打转。

巫方园一下子回过神来，惨叫一声，回房换衣服。她谁都敢得罪，唯独不敢得罪那两尊大神，一个是张晓雅，一个是苏小小。张晓雅虽然是个宅女，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她的火爆脾气，若惹毛了她，以后她的耳根子就别想清静了。苏小小更恐怖，那个天蝎座女人，平时看着像个羞羞怯怯的小家碧玉，但其实个性极其闷骚，得罪了她，以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偏偏这两个恐怖的女人就是她的死党，于是……巫方园的人生彻底灰暗了。

她们从小学一直同班到大学，毕业后又都留在了A城，简直是有缘到了极点，用张晓雅的话来说，她们三个如果不能成为死党的话，那简直是天理不容了。

将卷卷的长发随意扎起，巫方园匆匆换了衣服，拎起COLOR抱在怀里，便拎了包出门。

叫了出租车，一路直奔海洋茶座。

“欢迎光临。”海洋茶座门口的风铃发出悦耳的声音。

巫方园刚进门，便看见左侧的藤椅上坐了两个漂亮又招摇的女人，比较张扬的那个是张晓雅，闷骚一点的是苏小小。

“迟到了五分钟。”张晓雅指了指手表，嚣张地扬起半边眉毛，很是不滿的样子。

“大小姐，我已经很赶了。”巫方园放下包，抱着COLOR在她们对面坐下。

“小C啊，你又肥了。”不理会巫方园的解释，张晓雅戳了戳COLOR胖嘟嘟毛茸茸的肚子，笑嘻嘻地道。

COLOR不满地冲她“喵呜”了一声。

“拿开你的手，这是性骚扰。”巫方园打开她的手，扬起下巴骄傲地道，“我们家COLOR可是小帅哥一只。”

“帅哥？”张晓雅摸了摸下巴，笑得十分不怀好意，“它不是已经被阉了吗？”

COLOR耷拉着脑袋，趴在巫方园的怀里，可怜兮兮地“咪咪”叫。这只肥得有些夸张的猫也算是个无法无天的主儿，可是物似主人形，偏偏就对眼前这两个女人没辙。

瞅着自己的宝贝宠物哀怨的样子，巫方园心疼不已，忙不迭地给它顺毛。一边安慰它，一边瞪张晓雅，“书上说，猫去势或阉割可以增长寿命，少得很多病。我这是为它好，你不要挑拨离间。”

张晓雅摸了摸鼻子，只是嘿嘿地笑。

“情人节礼物。”一直没有吱声的苏小小忽然开了尊口，声音软软糯糯的，十分好听。她从包里掏啊掏，掏出一个礼品盒，递给巫方园。

巫方园长叹一声，并非她不知感恩，而是……她已经麻木了。每年从春节开始，不管是元宵节、妇女节、愚人节，还是清明节……国际劳动节，只要是个节，苏小小一定会送她礼物。

巫方园认命地打开，果然……是一只闹钟。

苏小小很有个性，送礼只送闹钟。情人节送钟，默，还真是个好兆头。

“哈哈哈，又是闹钟……”张晓雅拍手大笑，“估计园子家里那几个也该被她摔坏了，还真是经济又实用的礼物。”

“晓雅还约了她们公司的小陈一起过来，路上塞车，等一下就到了。”丝毫不在意张晓雅的嘲笑，苏小小一脸淡定地说。

巫方园闻言，开始头痛。她早就该知道，张晓雅这八婆约她出来分明就是又

要玩相亲的老把戏。

“园子，都三年了，还是放不下吗？”苏小小看着巫方园，忽然开口。

巫方园没有回答，只是兀自摸着COLOR发呆。

“靠！那浑蛋三年前把你一个人丢在教堂里人间蒸发，你别告诉我你居然还想着他，我可没有这么没有骨气的姐妹！”张晓雅脸红脖子粗地大吼，引来了茶座里其他人鄙视的眼神。

“我不认识你……”被张晓雅的大嗓门拉回神的巫方园左右看看，然后缩了缩脖子，十分想置身事外。

“哼，我们公司那个小陈，今年二十八岁，刚从总公司过来的，青年才俊一个，相信我，没错的！”张晓雅说得抑扬顿挫，仿佛在念广告词一般顺溜，还越说越精神，说得两眼直放光。

巫方园只能苦笑以对。情人节的相亲吗？还真是异想天开。只是……认识她们这么多年，她难道还不知道这两个女人的那点小心思？她们啊，是名副其实的刀子嘴豆腐心，这般凶巴巴急吼吼地把她喊出来，是怕她一个人在家里又胡思乱想吧。

其实……大可不必的。

“园子，你又在想什么……”苏小小看了一眼又摆出一副自怨自艾表情的女人，幽幽地开口。

感觉一大滴冷汗晃悠悠地自额头滑下，巫方园干笑两声，伸手去拿茶杯。

随着风铃清脆的声音，海洋茶座的门被推开，几个学生模样的女孩走了进来。

“哎哎，你听说没有，钢琴王子尹宣要复出了。”

“是啊是啊，我看了昨天的娱乐新闻，真不愧是王子归来啊，好有气势！”

“嗯，好期待啊，三年前他忽然离开，我都哭了呢。”

.....

“咣当”一声，巫方园手里的茶杯落在了地上，滚烫的茶水洒在手背上，烫得红了一片。

苏小小忙不迭地拿纸巾替她擦，巫方园却仍是怔怔的，仿佛一点知觉都没有。

“园子，园子！”张晓雅推了推她。

“啊？什么……事？”巫方园回过神来，懵懵懂懂地看向张晓雅。

“还说忘记了！”张晓雅叹气，“你看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子，一听到他的消

息就变得失魂落魄的，真没骨气。”张晓雅一脸恨铁不成钢地戳她的额头。

看着巫方园被烫红的手背，苏小小若有所思地皱眉。

“别让我看到那个浑蛋，要不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张晓雅恨恨地磨牙。

巫方园垂头不语。他真的回来了吗？三年前，他就那样突然消失了，从此杳无音讯，现在……他回来了？

咬咬牙，巫方园抱着COLOR站起身，走到那几个女孩面前，“请问……你们是怎么知道尹宣要复出的消息的？”

“咦，你也是尹宣的粉丝吗？”那些女生一点也不介意被打扰，只是满脸兴奋地说道，一副找到组织的表情。

“是……啊。”巫方园挤出一点笑。

“我们是尹宣粉丝后援会的成员哦！昨天娱乐新闻有播，而且是尹宣的经纪人亲口证实的！”一个梳着公主头的女生笑着说。

“对了，刚刚那边大厦的立体电视上好像有重播娱乐新闻哦，就在街对面，你可以去看看……”

她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巫方园已经抱着COLOR冲出了海洋茶座，徒留下门口风铃一阵急促而凌乱的敲击声。

瞪着大门，张晓雅有些头痛地抚额，“那个口是心非的笨女人……”

苏小小一声不吭地结了账，拉着张晓雅追了出去。刚追出门，便见巫方园险象环生地冲出了马路。

“园子，园子，你去哪里？站住！那是红灯啊！”张晓雅瞪着眼睛尖叫。

“哎……”刺耳的刹车声。

“不要命了啊！神经病！”司机探出头来骂。

巫方园看也不看地冲过了马路。

“最新娱乐新闻！经尹宣的经纪人亲口证实，销声匿迹三年的钢琴王子尹宣最近宣布复出！请看记者现场发回的报道……”

电视画面切换，是尹宣的经纪人欧文。在摄像机镜头的角落里，巫方园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那是……尹宣！

那是尹宣，没错，是尹宣！即使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影，巫方园依然能够一眼认出他来。

尹宣果然回来了。

“喵……”COLOR低低地叫了一声，舔了舔巫方园的手心。

巫方园木着脸，机械地摸了摸COLOR的脑袋，“COLOR，他回来了。”

张晓雅和苏小小追过来时，便看到巫方园正呆呆地仰头望着大厦上的立体电视。

“园子……”张晓雅有些担心地叫她。

“晓雅，小小，他真的回来了。”巫方园没有转头，只是轻轻地开口。

“你没事吧。”苏小小皱了皱眉，上前轻拍她的肩。

“他回来了，他真的回来了……”巫方园喃喃地重复，面色苍白得可怕。

“园子，你别吓我们，你别吓我们啊……”张晓雅有些慌了，轻轻推她。

“他真的回来了啊……”巫方园喃喃地说着，嘴角竟带了一丝笑，如释重负似的。

“园子，园子……你别吓我们，你看看我啊。”张晓雅上前抱着她，“我知道你委屈，你想哭就哭啊。”

三年前，被独自一个人丢在教堂的她，一滴眼泪也没流。

巫方园呆呆地任由张晓雅抱着，眼泪忽然掉了下来。然后，她反手抱住张晓雅，“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哭得很凶。

COLOR仿佛受了惊吓，从她怀里轻轻跳了出来，甩了甩尾巴。

她们从来没有见过巫方园哭成这样，都是那个浑蛋害的。张晓雅和苏小小一边哄着巫方园，一边磨牙，恨不得揪出那个浑蛋，生生地啃下他一块肉来。

“你们知道吗？我很害怕……三年前，他就那样不见了，连一句交待都没有。我天天找他，天天找，我到每一个他有可能去的地方找他，像疯子一样找，可是他不见了，不见了就是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我怎么都找不到他……”她抽噎着，“我在想，万一他出了车祸怎么办？万一他生病了没人管又怎么办？万一……”她哭得说不出话来，噎住了。

“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张晓雅眼眶也红了，忙不迭地替她拍背。

“我找不到他啊……于是我想，他一定是不要我了，他抛弃我了，他不爱我了，他逃婚了……可是有多可笑，因为这样想，我才安下心来。如果是他抛弃我，那有多好，我就可以安心了，因为那代表他没事……”

张晓雅和苏小小见一向脸皮厚得跟城墙一样的巫方园哭成这样，连杀了那个浑蛋的心都有了。

“可是现在……他真的回来了……”巫方园瞪着有些空洞的眼睛，忽然止住了哭泣，“他真的回来了……那个浑蛋真的回来了。他没有出车祸，他没有生病，他什么事都没有，他活蹦乱跳地回来继续当他的钢琴王子万人迷……”

张晓雅越发地担心了，推开她，紧张地看着她，拍她的脸，“园子，园子……”

天哪，这孩子该不是被逼疯了吧。

“这三年里，我每一天都在担心，担心他在什么地方，担心他有没有出事……”

“现在如我所愿，他没事，他好得不能再好……我却……”巫方园磨牙，狠狠地道，“我却很想亲手杀了他。”

“园子，园子……杀人犯法的……别糊涂啊……”张晓雅紧张兮兮地摇她。

“别担心，我没事。”巫方园阴恻恻地瞪着大厦上的立体电视，“我一点儿事都没了，从他回来的那一刻起，他就死了。”

“啊？”张晓雅和苏小小目瞪口呆，果然园子才是她们中最可怕的一个。

02 青梅竹马

bulangsho
danshi
Ruyuo

“哭过一场再吃东西的感觉真好啊。”一仰头，一杯啤酒见了底，揉揉哭红了的鼻子，巫方园笑着道。

张晓雅和苏小小看着埋头大吃的巫方园，对视了一眼，苦笑，这个爱死撑的女人。

“是啊是啊，吃多了回去小心胃疼。”

“我是谁？我可是金刚不坏的巫方园啊！”巫方园哈哈一笑，看了看自己面前空了的酒杯，扭头抢过苏小小手里的酒，豪爽地一饮而尽。

“那个家伙没事，真的那么好吗？”苏小小淡淡地看着她发疯。

巫方园盯着空了的酒杯傻笑，“是啊，真好。”

“你真的活过来了啊。”张晓雅看着巫方园，一脸的感慨。

“难道我一直都是死的？”巫方园白了她一眼，没好气地说。

“是啊，这三年你也就是比死人多口气罢了。”张晓雅毒舌地说道。

“嗯，这三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他。”巫方园沉默了一下，低头看着空了的酒杯，“可是现在他回来了，他将我独自一人扔在地狱中煎熬了三年，他却若无其事地回来了。从他回来的那一刻起，我所认识的那个尹宣，我所爱的那个尹宣……就已经死了。”她顿了顿，又轻轻地重复，“在我的心里……他死了。”

……像是在说服自己一样。

“园子……”张晓雅和苏小小担心地看着她。

“我很好，真的，这三年来，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巫方园笑了起来，“快吃快吃，难得我请客。”

张晓雅翻了个白眼，“请我们吃大排档，你可真大方。”

“嘿嘿，我们家COLOR开销大嘛。”巫方园摸了摸坐在一旁乖乖吃鱼的肥猫COLOR，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的样子。

张晓雅和苏小小顺势瞪向那只十分大牌的大肥猫，居然独享一整条大鱼，连她们都没这待遇。

歪着脑袋在巫方园的掌心里蹭了蹭，COLOR眯着眼睛“咪咪”哼了两声表示捧场。

“我们家COLOR可有范儿了，不是华都的鸡肉它不吃，猫粮只吃皇家的29号波斯猫专粮，喝水只喝矿泉水，还有……它一瓶浴液快顶我两瓶了哦。”

张晓雅和苏小小的嘴角不约而同地抽搐起来，这只肥猫被宠得……美得都快冒泡儿了。

“先生，这里是大排档……”

“大排档……不能刷卡吗？”

“……是的。”

“我……没带钱。”

“你……想吃霸王餐？”

三个八卦的女人不约而同地回头，看向那一段神奇对话的主角。

是个长相斯文的男人，戴着眼镜，皮肤很干净，有一点象牙色的白。

大排档的老板瞪着眼睛，怎么也想不通眼前这个看起来斯斯文文的男人怎么会是个吃霸王餐的主儿。

“对不起，我没有带钱的习惯……”那个男子笑了一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有些不好意思。

“没钱你来吃什么？！”大排档老板怒了，卷起了衣袖。

巫方园瞪圆了眼睛，忽然“豁”的一下站起身，“噔噔噔”跑了上去，“你凶什么凶！多少钱？”

“三十二块。”大排档老板被眼前这个看起来瘦不拉叽却凶巴巴的女人吓到了，忙不迭地回答。

掏出钱包，拿出一张红票子“啪”的一下拍在桌面上，巫方园极有气势地吼道：“我来给！”

大排档老板抹了一下汗，忙陪着笑找了钱。

“哼，欺软怕硬。”巫方园不屑地瞪他一眼，“顺便把我的账也结了。”

拿了找的零钱，巫方园回头看向那个笑得一脸好脾气的男人，“还笑，被人凶了你笑什么？”

“园园，你一点都没变。”樊元初微笑。

“你也没变啊。”巫方园揉了揉鼻子也笑了起来，踮起脚尖拍了拍他的肩，“呃，不对，你变高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刚回来。”

“咦，你们认识？”张晓雅好奇地扬声道。

“给你们介绍，”巫方园笑盈盈地拉着樊元初走了过去，“我小时候的死党樊元初，认识他比认识你们还早哦，幼儿园就认得了，可惜小学没同校，后来又出国了。”

“那么小就分开……你确定没认错？”苏小小表示疑惑。

“嘿嘿，不会认错的，你们看你们看，”巫方园踮着脚指了指他的脖子，“他这里有个疤，是个牙印子，我咬的。”

张晓雅和苏小小都是一脸黑线，看着这女人沾沾自喜的样子……

樊元初乖乖侧过脖子极度配合地展示了一下他颈侧的牙印。

“天哪，真的有个疤，你这女人是吸血鬼吗？！”张晓雅惊叫。

“嘿……嘿嘿……”巫方园摸了摸脑袋，“那个时候小嘛，他答应过一辈子陪我玩的，结果他说他要出国，我气他不讲义气，就咬了他一口泄愤啊……”

樊元初站在一旁好脾气地微笑。

“喏喏喏……你们两个女人可不准欺负他啊！他可是个老实孩子。”巫方园拍了拍樊元初的肩膀，一脸“我罩他”的嚣张模样。

老实孩子？苏小小挑了挑眉，注意到樊元初正微笑着看着巫方园神气活现的样子，连眼神都是暖暖的。

张晓雅和苏小小对望一眼，两个女人都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熊熊燃烧的八

卦之火。

“来来来，元初是吧，坐下坐下。”张晓雅扭头笑眯眯地拉着樊元初坐下，“我叫张晓雅，她是苏小小，我们是园子的朋友。”

“你们好。”樊元初微笑着打招呼，在巫方园身边坐下。

“贵庚？”张晓雅习惯单刀直入。

“呃？”樊元初愣了一下，随即乖乖回答，“二十七。”

“高就？”苏小小继续问。

樊元初微笑着推了推眼镜，“我刚回国，还没有接手工作。”

“嗯，海归。”张晓雅大力点头，“娶老婆没？”

“没有。”樊元初摇头，做乖宝宝状。

“女朋友有没有？”

“没有。”

张晓雅和苏小小对视一眼，年纪相当，家世清白，俊俏斯文，过关！

“既然你们久别重逢，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反正我和小小另外有约。”张晓雅咳了一下，推了推身旁的苏小小，“情人节嘛。”

“嗯。”苏小小极度配合地点头。

“你们慢聊，我们先走了。”两个女人心怀鬼胎地走了。

巫方园看她们鬼鬼祟祟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两个女人，认识她们这么多年，难道还不知道她们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子吗。

只是……连这大排档周围都是双双对对的小情人，绝对浓情蜜意的氛围。情人节啊，这三年来，情人节对巫方园来说都是噩梦。

“怎么了？”注意到巫方园眼中一闪而过的落寞，樊元初问。

“没事。”巫方园笑着扭头看他，“出去十几年了，怎么忽然想起回国了？”

樊元初抬手按了按脖子，“因为牙印有点疼。”

“呃？”巫方园愣了一下。

眯了眯眼睛，樊元初笑了起来，“因为工作的关系。”

“哈哈，你也学会开玩笑了吧。”巫方园笑着抬手捶了他一拳，“樊伯伯和樊伯母呢，这次有没有一起回来？”

“没有。”

“那你回来准备长住吗？”

“嗯。”樊元初看了看手表，“我跟朋友约了在街角的咖啡厅见面，不如去

那里坐坐？”

“好啊。”巫方园站起身，回头找COLOR，“COLOR，回家了，COLOR？”

鱼盆还在，COLOR不见了。

“COLOR？”巫方园急了，“COLOR，别玩了，我们回家了，快出来……”

“怎么了？”樊元初问。

“我的猫不见了。”巫方园有点心慌，回头问大排档老板，“看到我的猫没有？刚刚带过来的那只，很胖的。”

“没有。”

巫方园急得直跺脚。

“要不……问问刚刚那两位小姐？”樊元初提议。

巫方园忙掏出手机，连手都在微微发颤。

“怎么样，怎么样了？进展如何？”手机刚接通，便传来张晓雅八卦兮兮的声音。

“晓雅，COLOR有没有跟你们一起走？”没有心思满足她的八卦欲望，巫方园急匆匆地问。

“那只肥猫？它不是在那儿吃鱼吗？”张晓雅疑惑地道。

“COLOR不见了……”巫方园的声音带了一丝哽咽。

“什么？那只没良心的无桃猥琐小肥猫甩了你？真是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猫！物似主人形，一点儿都没有错！”张晓雅高八度的声音中气十足地从手机里传出来。

拿着手机，巫方园嘴角开始抽搐。

张晓雅吼完，手机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园子，也许……一切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手机那头换了苏小小接电话，她是十分虔诚的宿命论者。

“嗯？”巫方园红着眼睛。

“你那种毛毛躁躁的个性，会养宠物，完全是因为那只肥猫是尹宣送给你的吧。”

巫方园沉默。

“现在尹宣回来了，COLOR却在这个时候消失，这是连老天爷都要斩断你们最后一丝联系。”

“我是真的很喜欢COLOR，我……”

“有些事情，真的要放下才好。”苏小小的声音轻轻的，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也许COLOR会找到更适合它的主人。”

苏小小永远是她们中最清醒、最聪明的一个。

挂断电话，巫方园开始发呆。

“园园？”

巫方园回过神来，揉揉鼻子，勉强笑了笑，“没事了。”

“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你不是约了朋友吗，我自己回去就好。”巫方园摇了摇头。

樊元初正想开口，手机响了。

“邹石？我在聚香南路对面的大排档，我有事不去找你了。嗯，下回聊。”

合上手机，樊元初回头时，巫方园已经不见了。

沿着来时的路，巫方园一路仔细地找。这并不是COLOR第一次走失，三年前尹宣逃婚，她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多月，不知道怎么回事COLOR自己跑了出去。

那是她一个多月后第一次走出家门，为了找COLOR。

那天下着大雨，找到COLOR的时候，它正可怜兮兮地躲在一个坏掉的垃圾桶里瑟瑟发抖，全身都湿淋淋的，看起来瘦得可怜。大概那次吃了不少苦头，之后COLOR就黏她黏得特别得紧，从来不肯离开她十步范围之外。

而她……也习惯了有COLOR在身边的生活。

巫方园一路走，一路找，还不停地翻着街旁的垃圾桶，唯恐漏了哪一处COLOR有可能存在的地方。

“小姐，你没事吧？”正翻着，忽然有人拉住了她。

“嗯，没事。”巫方园随口答了一句，见对方仍是不松手，于是皱着眉回头。

站在她身后的是一对小情侣，拉她的那个女孩子单手捧着一束鲜艳欲滴的玫瑰，正有些担心地看着她。巫方园顺着她的目光，低头看了看自己，白色的外套上沾了一些污迹，这才发觉自己刚刚趴在垃圾桶上看起来有多怪异，忙解释道：“呃……我只是在找我的猫。”

的确，在这情人节的大街上，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人四处翻着垃圾桶，看起来好像是精神有些不太正常的样子。

看着那对小情侣走远，巫方园从包里掏出纸巾擦了擦衣服上的污迹，回头继

续找。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竟然就那样不知不觉地一路走了回来。小区门口亮着路灯，她呆呆地站在小区门口，期望着COLOR突然从哪里蹿出来扑到她怀里撒娇。

就这样站了一会儿，她忽然感觉身后好像有人在看她，忙转过身。在看到对面绿化树下站着的人影时，她怔了一下。

虽然因为背着光看不清楚，但是……

“巫小姐，怎么不上楼呀？”小区的保安忽然走出来打招呼。

巫方园应了一声，再回头的时候，那个人影已经不见了，仿佛一切只是她的错觉。

是你吗？

……尹宣。

终究还是没有找到COLOR。

巫方园开门脱了鞋，忍不住痛得倒抽了一口凉气，这才发现脚底已经磨出了水泡，火辣辣地疼。

没有开灯，房间里很暗，她穿着睡衣，一个人盘腿坐在沙发上，捧着泡面吃得“哧溜哧溜”。电视机开着，调到静音状态，只有屏幕的光在一闪一闪的，仿佛一出默剧。

泡面很辣，巫方园一边吃一边“嘶嘶”地吸着气，辣得连眼泪都出来了。没有COLOR在脚边绕来绕去，房间里显得分外的安静。

安静得……令人有些发慌。

手机忽然响起来，打破了这一室寂静。巫方园放下面碗，吸了一口气，按下接听键，“妈妈。”

“园园，吃饭了没有？”手机里，一个暖暖的声音。

“嘿嘿，正在吃。”

“吃什么了？”

“粥，我煮了粥。”巫方园眼睛眨也不眨地回答，要是让老妈知道她又吃泡面肯定立刻杀过来。

挂了手机，她抱着靠枕坐在沙发上发了一会儿呆，然后起身洗脸睡觉。

原以为会失眠，结果居然一觉睡到天亮。睁开眼睛的时候，是早上七点。难得起这么早，巫方园神清气爽地洗脸刷牙，拎包出门。